



貫云石評傳

贯云石评传

杨 镰 著

责任编辑 吴 冶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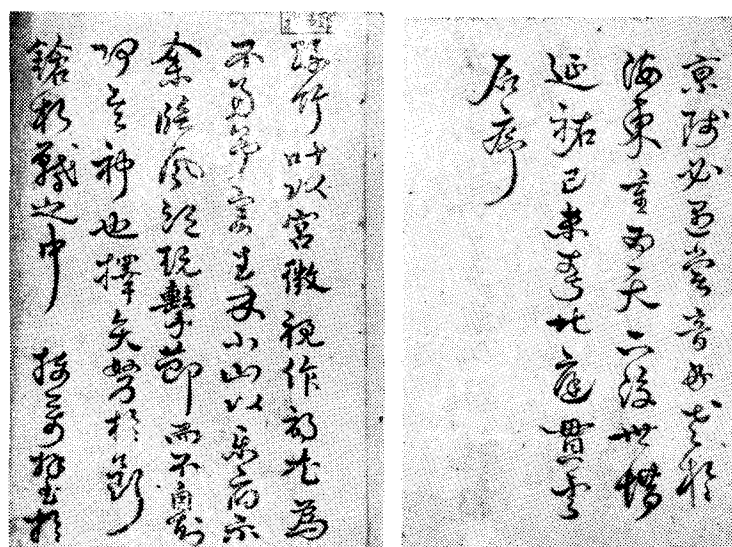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3插页 154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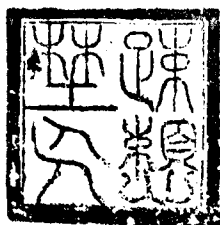
1983年8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10098·141 定价：0.85元



贯云石《今乐府序》的首叶与末叶（采自明初影抄本《小山乐府》）



贯云石早期使用的三方图章

1.疏懒野人 2.成斋 3.四友堂

(采自元武宗至大元年刊本《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



元武宗至大元年刊本《新刊
全相成高孝经直解》书影

序 言

孙 楷 第

贯云石（酸斋）是元朝的杰出人物。他早慧，人品高，文才妙，为人敬爱，天下闻名。

他是维吾尔人。祖父阿里海涯，平宋有大功，至元中官至湖广行省左丞相。父贯只哥，延祐、至治间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他本名小云石海涯，父名贯只哥，遂以贯为氏，名云石，自号酸斋。大德末袭父爵，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一日，解所绾黄金虎符让弟忽都海涯佩之。至大元年北上，从翰林学士承旨姚燧学。燧大奇其才，以为宜居代言之选。皇庆二年，特拜翰林侍读学士。是年，议行科举，与翰林学士承旨程钜夫、翰林侍讲学士元明善定条格。未几，上书条六事，凡万余言，切中时弊。仁宗览之，嘉叹。未报。他又不愿作大官，浩然有归志。延祐初，辞还江南。卖药钱塘市中，诡姓名，易冠服，人无有识之者。十余年间，历览胜概，著述满家。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卒于钱塘寓舍。年三十九。欧阳玄《贯公神道碑》说：酸斋卒，“自士大夫至儿童贱隶，莫不悼惜”。

酸斋的古文、诗、长短句皆不凡。书法亦名家。元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如姚燧、程钜夫、邓文原、欧阳玄皆赞

扬之。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元故翰林学士贯公神道碑》：北从承旨姚文公学。公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其才。

程钜夫《雪楼集》卷二十五《跋酸斋诗文》：余读至《送弟之永州序》，恳款教告。五七言诗，长短句，情景沦至。

又。欧阳玄《贯公神道碑》：移疾归江南。自是为学日博，为文日邃。诗亦冲淡简远。书法稍取法古人，而变化自成一家。（《元史》本传作：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

《元史》卷一四三本传：年十二、三，膂力绝人。……稍长，折节读书，目五行下。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

元朝新兴文学北词。杂剧元人谓之传奇，散曲元人谓之乐府，亦谓之今乐府。酸斋的今乐府，也是第一流。杨维禎《东维子集》卷十一论今乐府，有三处题到贯酸斋。

《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士大夫以今乐（成）〔府〕鸣者，蕴藉则有如贯酸斋、马昂夫。

同书同卷《沈氏今乐府序》：杨（澹斋）、卢（疏斋）、滕（玉霄）、李（溉之）、冯（海粟）、贯（酸斋）、马（致远或昂夫）、白（仁甫或无咎），皆一代词伯。

同书同卷《沈生乐府序》：我朝乐府，词益简，调益严，而韵益流媚不陋。自疏斋（卢摯）、酸斋（贯云

石)以后,小山局于方,黑刘纵于圆。此言张可久、刘廷信乐府皆有短处。如卢挚、贯云石始是大家。

酸斋在世时,曾将所著诗文长短句编为一集。皇庆二年任翰林学士与程钜夫同僚,以集示钜夫。延祐初移疾归龙兴(南昌)省其父。东游钱塘,访邓文原,又以集示文原。酸斋卒后,其遗著有碑铭、记叙、杂著、诗词若干卷,及所进《孝经直解》行于世。见欧阳玄《贯公神道碑》。《孝经直解》于至大间进呈,今尚有影印元刊本。碑铭、记叙、杂著,今无传本。其文之存者,余所见唯《阳春白雪序》及《孝经直解序》二篇。长短句今存者有《水龙吟·咏扬州明月楼》,见明都穆《南濠诗话》;《蝶恋花·钱塘灯夕》见《永乐大典》卷二万三百五十四。其诗清顾嗣立有辑本,在《元诗选》二集中。曲见于《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诸选集,近人有辑本。

酸斋事迹,最初见于元欧阳玄至正八年所撰《元故翰林学士贯公神道碑》。欧阳玄长酸斋三岁,延祐二年擢进士弟,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调太平路芜湖县尹。至治三年,欧阳玄以校江浙考试卷来杭州,与酸斋周旋半月余。临别凄怆。酸斋卒后二十五年,欧阳玄应酸斋子阿思兰海涯请,为《贯公神道碑》,直书事实,乃最可靠之酸斋史料。明宋濂主修《元史》,重酸斋为人,为立小云石海涯专传。传本欧阳玄《贯公神道碑》而删节之,或稍加润色,颠倒其文。清顾嗣立《元诗选》二集侍读学士小云石海涯传,则全袭《元史》,但于传末添酸斋轶事数条,以博趣味。

“五四”运动后,我国史学有新的发展。陈援庵先生撰《元西域人华化考》,所论维吾尔人精通汉学者凡三十

一人。而酸斋为其中之一人。其论酸斋，从宗教信仰（卷三佛老篇）、文学（卷四文学篇）、美术（卷五美术篇）等方面，说明酸斋的思想，以及酸斋在诗古文、词曲、书法上的巨大成就。征引繁博，对于群书中有关酸斋的材料，尽量收入，为贯酸斋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文教勃兴。有不少人研究古典文学，对于唐诗、宋词、元曲均感兴趣。唐代大诗家杜甫、宋朝大词家辛弃疾，均有人为他们作评传，内容完美，为群众所欢迎。十年内乱，古典文学研究为“四人帮”遏抑，几乎断绝。一九七六年内乱平定，国家安宁。所有爱好古典文学的人，都恢复了研究，著作频繁。杨镰同志是有志研究元曲的青年。他在大学读书时就为贯酸斋诗文人品所倾倒。毕业后，分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作。他认识了不少维吾尔兄弟民族的学者，他对贯酸斋的研究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在新疆数年，搜集贯酸斋资料不少。回到北京后，仍然继续作贯酸斋研究。他常到我寓所来，和我讨论有关贯酸斋的诸问题。他往各大图书馆观书，搜集有关贯酸斋的资料，探骊得珠，主要收获有：

一、《元诗选》收贯酸斋诗二十七首。杨镰同志考出其中两首系误收宋人之作。他并从《永乐大典》中寻得《元诗选》所未收的贯酸斋诗七首。从《式古堂书画汇考》中录出《元诗选》未收酸斋题画诗两首。从《两浙金石志》中寻得《元诗选》未收的赠人诗一首。又从笔记中录出《元诗选》未收诗三首。共十三首。丰富了现存的酸斋诗，亦可补《元诗选》之不备。

二、据徐氏《红雨楼书目》、明刊本潘是仁辑《宋

元四十三家集》、明刊本曹学佺辑《石仓十二代诗选》等书，考出贯酸斋表字浮岑。并于贯酸斋姓名、字号另有一番探讨。

三、从明中叶地方志中，考出贯酸斋晚年客寓钱塘时的故居，在杭州城南门外海鲜巷。

四、贯酸斋著的《孝经直解》，中国无传本，皆云已佚。抗战期间，北京琉璃厂书贾来薰阁主人陈济川始从一个日本朋友手中借得贯酸斋《孝经直解》元刊本，影印行世。影印本亦极不易见。余有此书。在十年内乱中，我的书为人无偿的霸占不还，此《孝经直解》亦在内。余曾以此事告杨镰同志。杨镰同志听了我的话，便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处借阅，皆云无有。后终于寻访得之，并在《贯云石评传》中予以介绍和论列。

五、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访得郑振铎先生旧藏明天一阁抄本元人张小山词曲集。前有贯酸斋序。序后署：

“延祐己未春北庭贯云石序”。己未乃延祐六年(1319)。序称：“小山以儒家读书万卷，四十犹未遇”，则为张可久生于至元十七年(1280)之明证。张小山生年问题，至此可称解决。

余撰《元曲家考略》，于张小山传中引李祁《云阳集》卷四《跋贺元忠遗墨后》，文云：“余官浙省，领省檄督事昆山。张小山来谒。时年已七十余，匿其年数为昆山幕僚”，以为小山年七十余为昆山幕僚之证。又据《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杭州路儒学兴造记》，元官本《宋史》前载中书省至正六年(1346)咨江浙行省

文，及行省提调官衔名，知李祁以至正四年（1344）夏任江浙儒学副提举，至正六年杭州新刊《宋史》，李祁以江浙儒学副提举为儒司提调官。其以母忧解职，似在至正七年（1347）。其领省檄督事昆山，当在至正四年至六年之间。余因此断定张小山至正初年七十余。今以明抄本小山乐府所载贯云石序考之，方知其不然。以小山延祐六年年四十，到至正四、五、六年间，年六十余岁。李祁与张小山非旧相识，至正初在昆山与小山初次见面，而云：小山时年已七十余，匿年数为昆山幕僚。匿年数小山不自言，李祁何从知之？盖李祁在昆山时，有向李祁言小山匿年数者，乃浮薄之词。李祁不察而误信之，非事实也。

郑振铎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死后，书尽归北京图书馆。余卧病东皋，不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郑振铎先生的善本我没法去看，即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人员编的郑振铎书目，我也没有见过。现在杨镰同志将《小山乐府》卷首的贯云石序照相后送给我看。我看了十分高兴。正如陆放翁诗所说：“老见异书犹眼明”。因追忆我的旧作《元曲家考略》关于张可久的传记，援《贯云石评传》此序，订其讹误，附识于此。

杨镰同志努力搜集有关贯酸斋资料，并写成一部内容丰富、考辨亦勤的《贯云石评传》，对元曲研究有可喜的补益。

杨镰同志才三十余岁，于《贯云石评传》一书初见功力，盼切记勿骄勿躁、扬长避短，注意长期积累资料，培养好的学风、文风，并持之以恒。就《贯云石评传》一书来

说，在指陈源流、校订文字、斟酌取舍等方面的不足之处，正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改进。

望杨镰同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锲而不舍，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孙楷第题。时年八十四岁。

目 录

序 言	孙楷第 (I)
引 言	(1)
第一显 章赫的家世	(10)
〔附录〕 贯云石家世表	(34)
第二章 去国一场春梦灭	(35)
第三章 京华酒浅湘云长	(76)
第四章 洗古磨今锦绣窝	(104)
第五章 十年高卧老乾坤	(133)
第六章 漫有狂名满江海	(162)
〔附录〕 史料与考证	(182)
后 记	(213)

引 言

这是元代著名维吾尔族文学家贯云石（小云石海涯）的一部评传。

读到这个题目，有的读者要问：“贯云石是什么人？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为什么要给贯云石写评传？”

对于这样的问题，只用几句话回答得使人满意，恐怕是很难的。好在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写这样一本书的目的。

提起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人们对屈原、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罗贯中、关汉卿、曹雪芹……并不陌生；哪怕仅限于元代，人们也会说：“贯云石？不，不清楚具体的情况。我读过关汉卿、王实甫，读过马致远、白朴，不论杂剧还是散曲我都喜欢。可这贯云石……”

一般的中国文学史都会在“元代文学”这一部分，用不多的篇幅对贯云石作个大致上的介绍。它的内容不外乎是：

贯云石（1286—1324），号酸斋。维吾尔族杰出的散曲家，本名小云石海涯，因父亲名叫贯只哥，就依照汉族习俗，以贯为姓氏。祖籍北庭（即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祖父阿里海涯是元朝消灭南宋之役的主要将领之一。贯云石一生写作很勤，目前流传的作品主要有散曲（小令八、九十首，套曲约十套）；另外还有诗、文、词传世。有《酸

斋文集》，久已散佚不传。

我们要作全面、深入的介绍，首先必须超出上述内容，认真地考察一下贯云石所处的时代，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确认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

贯云石生活在元朝中期。而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呢？

有的学者曾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或说是“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经过春秋、战国长期的割据、分治，由秦国用武力统一了中国，建立起疆域空前广大的统一国家。但强秦能以连年血战兼并天下，却无力维持长久的统一，只存在了十几年，传位两代，就被一场摧枯拉朽的农民起义推翻。汉朝在波及全国的农民战争基础上建国。这是更强大、更统一，历史长久（前、后汉共四百余年）的封建王朝。到公元七世纪，秦汉交替的历史过程，又“重复”出现了。那时，经过南北朝长期割据、分治之后，隋文帝杨坚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但隋朝亦如强秦：能以征伐兼并天下，却无力长久地治理疆土，只存在了三十多年，也是传位两代，就被一场农民大起义推翻。结束隋末战乱的唐朝更强大、更统一，而且将其统治维持了约三百年。

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规律，我们不敢贸然下断语。分析、解释这一历史现象，那是另一个研究专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想就此指出，不应忽略的是，“巧合”也罢，“规律”也罢，历史还有再次的“重复”：元代结束了辽、金、西夏、西辽、北宋、南宋的长期对峙，以武力建立了疆域广袤的帝国，不足百年，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覆灭，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上，朱元璋创立明朝。拿罗贯中在

《三国演义》里的概括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秦、隋、元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再次强大、统一，仅凭这一点就够意味深长的了。

然而，元朝自有它的特殊性，它又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自蒙古大汗铁木真于公元一二〇六年在斡难河河源称为成吉思汗起，走过了半个世纪以上血腥、漫长的征途，建立了以定都北京的元朝皇室为宗主的、包括钦察、察合台、伊儿、窝阔台等汗国的空前庞大的国家，它不但走出了中国、东亚，甚至走出了亚洲。

我们试着变换了两次角度，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这两个范畴，辨认了元朝的位置。下面，进而再探讨一下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的文学史就象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源远流长。通读整部文学史就会注意到：起于先秦，止至两宋，传统的文学体裁诗歌、散文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出现了许多大散文作家、大诗人和名篇佳作。然而，自元朝以来，这个情况有了变化，戏曲、小说大盛，诗歌、散文相对来说进入了中衰时期。元明清没有出现可以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唐宋八大家并称的诗人与散文家；但是新兴的文学体裁小说、戏曲却正是在那历时不久的元朝，结束了自己的“史前时期”，受完了“学龄前教育”，走向成熟。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朝可以看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水岭，绝不能因它历史不到百年，统治者并非汉族，而以为它无足以与唐宋明清相较；更不能因它的民族矛盾尖锐、社会黑暗就认定它产生不了杰出的作品，造就不出伟大的作家！

这，就是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看到的元代文学。我们

再进一步从元代文学的范围来观察元曲——被称为元代文学的特征——的作用与影响。

元代诗坛弥漫着浮华、萎弱的颓风，前期江湖派余波未息；中期以后，受晚唐影响较深。元代诗文名家，如所谓的“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放到中国文学史上，恐怕连个三流作家也算不上，更何况等而下之者！如果让我们从卷帙浩繁的《元诗选》中拔出接近于《唐诗三百首》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元代散文更鲜有名家、名篇。与此相较，元曲（包括散曲、杂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盛况。

元人散曲名家辈出：张可久、张养浩、贯云石、乔吉、薛昂夫（维吾尔族）……各具风格，名擅一时。元人杂剧之盛更是空前绝后，除关汉卿、王实甫这样的尽人皆知的戏剧家，还有白朴、马致远、郑光祖……，还有许多“无名氏”的杰作；南戏则出现了俗称“荆、刘、拜、杀”（《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等名篇，而高明的《琵琶记》更成为元代南戏的有力殿军！

那么，元曲作家贯云石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他的祖父阿里海涯出身于维吾尔族平民家庭，由战功而成为开国元勋，其父承袭了官职，定居于中原。贯云石离开了父、祖的背景，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有贯云石这样出身、经历的人进入中国文学史，除元朝之外，在其他朝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元朝疆域广大，原来的边疆概念有了变化；元朝治下民族众多，统治者亦非汉族，才给一个祖籍在塞外边陲小镇的少数民族作家，以登上中国文坛的机会。